

一步六腳印

在柬埔寨的足跡

之一

◎ 梁安順

自一九九一年參與慈濟國際賑災工作以來，曾經踩過水災剛退的河南；走入冰天雪地的外蒙；踏著飄飄雪花送暖到湘西；也曾到過如長城山脊般顛簸的泰北。曾經牽過災民們的手，也帶走了滿身的塵土；見過他們露出希望與滿足的笑容，也看過災民冰寒瑟縮、饑餓乾枯的臉……但從沒有一次，像這次柬埔寨難民的表情那樣，讓我看了這麼心痛——

天災的饑餓、人禍的恐懼、親離子散的悲情，像烈日下的汗珠般，布滿了難民們「苦」字的臉龐。

由地圖上可明顯看到，從金邊往馬德旺省是全東國最主要的道路，想像中應該是寬大平坦；然而歷經二十年戰亂蹂躪，道路早已凹凸不平、柔腸寸斷，車行其上塵土飛揚。尤其大小橋梁雖有軍人守

護，但仍處處可見遭嚴重炸毀後，臨時搭建的木板便橋。

天災起因於人禍，戰爭導致東國成年男子只占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；加上軍費的鉅額負擔，使得東國境內廣大肥沃的平原，因缺乏人力、經費與安定的環境，來從事水利工程的開發，一遇雨季便氾濫成災，逢乾季則因無水渠保留水源，而成旱災。

離金邊市郊，一望無際的田野均乾枯龜裂，遠處高聳的樹糖雖搖擺著多姿的倩影，卻仍無法令驕陽低頭。在攝氏四十度的高溫下，路旁的蓮花池裏，縱然水污濁如黃湯，仍吸引著孩子們嬉戲其中，雖然污泥水不一定能洗淨他們的身子，但至少能稍微澆熄被烈日烤得火燙的肌膚！

■ 為了消暑，再一陣雨後，孩子們下水將身上弄濕，而無視污濁的淤泥。



TZU CHI FOUNDATION

沿途所見房舍，村民們均巧妙地用雜草製作稻草人擺設在門前、籬笆旁或樹上、樹下，並為稻草人穿上衣服、戴上帽子，有站立的，有蹲著的，也有以木條製成槍械形狀橫配在胸前的。經由翻譯瞭解，原來百姓長年處於兵荒馬亂、草木皆兵的恐懼環境中，家園又缺乏男人守護，這些幾可亂真的假人，在夜黑風高的晚上，真會讓侵略者心驚膽顫（另有一說：因當地醫療不發達，又有霍亂等疫疾流行，此舉可嚇阻瘟神）因此當地人認為，這些假人可以保佑他們的安全。

路過難民營，路旁兩側所見，均是以樹糖葉和竹架搭蓋的低矮草屋，而剛從戰區逃至此地不久的新難民，僅能以幾近露天的方式搭蓋棲身之所，在平均不到一坪大的地方，擁擠的「住」滿七、八口人是常有的事。其中有戶人家，母親帶著三個小孩，由於大人白天必須外出覓食或打零工，孩子為果腹，只得自製泥土彈珠，希望能打空中的飛鳥，暫解饑餓。不過在東國似乎很少見飛禽的蹤影，不知這裏的飛禽是早已被隆隆的礮聲嚇得遠走高飛呢？還是早已成了人們的腹中物。

■ 炎熱的發放現場，
等候領米的母親已是汗水淋漓，
買了冰水，先讓孩子消暑。



吃完這一餐不知下一餐何在的日子，使得大家必須認真地四處找尋食物。水池中，淺淺的水、寧靜的泥，七、八歲的小孩，正拿著一張破網，一次又一次地往泥水中撈，希望能有奇蹟出現，撈到任何能吃的東西。身旁的同伴，光著銅黑的身體，半個身子陷入泥池中，雙手在泥中認真地摸索著，讓人看得既心疼，又為他擔心——即使泥中藏著什麼，想必也和人一樣餓昏了頭，正張著口等待獵物：...

在少有遮蔭的空曠場地，災民頂著四十度的豔陽排隊等候領取物資，個個滿頭大汗，老弱婦孺傷殘者愁眉焦容。他們幾天前就已接到通知，知道臺灣慈濟基金會要到此發放大米；盼望與興奮的心情，幾天來陪伴著他們度過最難捱的日子，個個又餓又渴，體力逐漸耗盡而顯得虛脫。但是無論如何，也要等到把這些「救命米」領到帶回家，因為家裏有一羣嗷嗷待哺的孩子需要它。

發放中，隨處可見母親摟著懷中的幼兒，夾雜



■雖然旱害嚴重，
但是孩子們仍不顧河水中
是否仍有蛇類穿梭，
在河塘上希冀能捕到魚。

在等候的隊伍中。幼兒光溜溜的身子，什麼也沒穿，小手緊緊抓住母親瘦黑虛弱的手臂，吸吮著母親乾枯的乳房——其實母親早已因饑餓而無法供應乳汁，但嬰兒仍努力地希望能獲得一絲絲的滿足。幼兒時而昏昏的睡去，時而哇哇啼哭，瘦乾的小身子，大大的頭，哭腫的雙眼。母親不時地用小瓶子裝水澆在孩兒的頭背上，輕搖細聲地哄慰著，一手托著，一手用水巾擦自己額頭上的汗珠，也擦著孩兒的臉。母親啊！不知您擦去了多少汗珠多少淚水？天下誰無父母，誰無子女，蒼生何堪？

隨著村長的唱名，難民一個個緩緩起身，帶著疲

憊又興奮的表情走到前面領取米單。有時村長嘶聲大吼重複喊了好幾聲，方有人緩緩地從人羣中鑽出，村長會以不悅的態度問他：「為何不答個聲呢？」其實可以想像得到，頂著烈陽蹲坐於地，大家在熾熱氣候中不吃少喝地，每個人早已虛弱得難以開口答聲。

幾天來，坦克車在前為我們開路，武裝軍人隨處保護。發放現場各種不同軍種裝備的軍人不停地來回巡視，讓整個發放充滿濃厚的戰地氣氛。發放進行中，突然傳來廣播聲，廣播過後，只見難民中微微引起一陣騷動，負責擔任翻譯的聯華公校中文老師，側身到耳邊輕聲對我說：「剛才廣播中告訴大家，隨時會有狀況發生，一有狀況就必須馬上結束發放工作。」不久，在現場抓到一位疑似武裝破壞分子。

難民何辜？令人不禁感嘆：「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

記得初到金邊，在投宿的旅社裏，遇到一位操大陸北方口音的伙計問：「你們這麼多人——要去哪裏？」

「馬德旺省。」他聽我們回答後以驚訝的眼神望著我們。

我問他：「那個地方你去過嗎？」

他回答：「我不敢去，因為太危險了。」

再問他：「你是這裏的華僑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大陸黑龍江人，受僱到這兒來。」

敢從千里外寒冷的北方來到炎熱的金邊討生活，卻畏於人禍不敢到馬德旺省，這是有原因的，怪不得馬德旺省副省長說：「慈濟是第一個敢到馬德旺前線發放的慈善團體。」

發放現場，以前是赤棉與越軍交戰的戰場，現在則是柬埔寨政府軍與赤棉衝突的地方，這裏的居民都是在炮彈與空襲的烽火中存活下來的。在發放點西邊約十二公里處，有一批因家園被赤棉占領而逃離到此棲身的難民；有些難民已在此居住兩年，其間也曾數度試著回歸故土，欲重建家園，最後均因赤棉的掠奪而再度回到這破舊的難民村。有家歸不得的無奈，只得在這已家徒四壁中避難。

今天的發放正逢東國過年，能在此時接獲慈濟

的愛心米，相信是他們始料未及的。看了幾家生活，我們發放的大米，可算得上是他們最珍貴的資產了。

發放完畢，沿途可見驢車結隊而行，車上載著一袋袋慈濟所發的大米。早一點領到米回家的難民，只見草屋上已炊煙裊裊，想必今晚他們將會有一頓豐盛的白米飯度過年夜。

返程沿路兩側，難民分別立於茅屋前，攜兒帶女向我們揮手道別。看到他們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，心中微微感傷，幾天來災民們的愁眉焦容再度浮上腦海，他們的苦難何時才能休？我們該如何幫助才能讓他們臉上的笑容成為永恆？

在歡送會上，馬德旺省副省長代表省民表達了心中的感激，他說：「十五夜月圓，只給我們明亮的夜光；而慈濟人的愛心幫助，卻真正溫暖我們的心。」

是的，這「愛的行動」就是佛的光、菩薩的光，也正是慈濟的菩薩道，唯有它才能從臺灣越過高山大海、行過千山萬里路，在此光輝透徹，溫暖人心。



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一袋袋凝聚了來自臺灣愛心的大米，
如實的交付到受災戶的手中，解決了飢迫之苦。

之二

◎ 林幸惠

柬埔寨，是一個令人羨慕，卻又令人困惑的國家。它承受了老天的眷愛，在國土的地層裏鑲嵌了紅寶石、鑽石、黃金等難以計數的礦產及石油，但是，游擊隊也在地下埋藏了難以計數的地雷。老天還賜給這個國家肥沃的土壤，讓此處有水就有魚，有土就可耕作；可是長年的內亂，卻讓居民們長期處在饑餓的困境，孤負了上天的美意。

我參與慈濟柬埔寨第二梯次賑災代表團。在六天行程中，每天都由配槍的軍隊保護，每晚旅社外面都有軍隊駐紮，可說是個草木皆兵的發放工作。不可思議的是，我們來此的目的，本來只是發放穀種和大米，但在不知不覺中，種下了慈濟精神和來自臺灣的愛心；贈送的抽水機也發揮功能，不但救活了秧苗，也復甦了災民的心。

在緊湊的行程中出現難得的空檔，而有殊勝因緣，飽覽世界七大奇觀之一——吳哥窟。

我們以為一進入古蹟，就可以解開對柬埔寨歷史的困惑。可是只看到一些乾裂的石垣、巨大的樹

根盤結交錯的城牆，和斑駁的石雕像——唉呀！古蹟也哭乾了淚水。還好，留存的壁雕帶領我們回到過去——將士們劍拔弩張百戰舊山河，衣冠華麗的文武百官齊聚王城朝貢……柬埔寨，也曾有過輝煌的歲月。走道旁，有各式各樣的佛像，還雕出了凡間、無間地獄和極樂世界的景象，真是栩栩如生。八百多年前，佛教已在這裏醒世，難道只留下這些精美的壁雕工藝嗎？

一月四日開始發放大米，聽說紅色高棉兵要下山來搶米糧，霎時風聲鶴唳，大家趕緊分配工作，希望在最短時間內，將米糧安全地送到災民手中。

執行長官告訴我們：「今天，大家的安全是由士兵們冒著生命危險來保護我們的；他們怕我們受驚，從昨天起就來這裏駐紮巡邏了，何速將軍還向他們說：若讓我們聽到一聲炮響，就要他們『關』！」對我們生命的呵護真是無以復加，也許是行善人格，讓他們感到尊貴，而對生活尊重吧！自古人類種族雖不同，向善的本性卻相同啊！



■ 慈濟賑災現場，皆有柬國士兵守護，以防赤棉掠奪米糧。

雖然情勢動盪不安，委員們還是不忘面帶笑容地雙手奉上糧票。牽著他們的手，看見他們腼腆善良的笑容時，真是感慨萬千——連讓災民飽食幾頓，都要受到這樣的驚悚？

翌日離開了危險地區，師姊們得以為災民比手語、唱「大愛」歌；災民們歡喜中不忘禮儀，每位來領糧票的人都會脫下帽子稱謝。透過翻譯人員訪問災民時，聽到他們的心聲，真讓人感動——

「在最困難的時候，你們伸出援手，我們有重獲生命的感覺。」

「已吃了三個月的稀米粥，快不行了，很感謝你們及時到來。」

「已經沒奶水給孩子喝了，還好你們來，就會不一樣了！」

藉著翻譯，我們也勸年輕人多幫忙政府挖水溝，以便水利暢通，才能豐收，他們也都欣然答應。

整個過程中，聽不到對政府的抱怨，也看不到他們對糧食的需求。

發放區的外圍，有從紅色高棉逃亡出來的難民，一家一戶地挑著、抱著僅有的家當，他們一直走，不停地走，長長的人生道上，哪裏才有安定的家鄉？這樣滄桑的感懷，不禁令人心情沈重起來。有一位中年的華裔翻譯人員，突然很感嘆地說：「看到慈濟人，學到了人生的意義；我的生命，現在才算開始。」

驀然地，我驚覺到：我怎麼沒想過，我們也是來學習的啊！在這樣苦難的國度裏，能學到什麼呢？災民們也是一種示現，他們用生命的最大極限來告訴我們——

社會若不安定，無法長期開發，只能靠天耕作，即使有肥沃的田地，也會餓死；

老天藉著這樣的國家，來呈現一個時代，構出它的意義和社會的價值。

所有的淒切，都只為了告誡世人。

我們居然目睹這一切，還可以透過這樣的學習，獲得我們的新慧命。



之三

◎ 林櫻琴

到過許多地區勘災，從來沒有比第一次到柬埔寨勘災那樣讓人震撼。當班機在柬埔寨金邊機場降落時，觸目所及僅是少數的建築物，與四周的一片荒蕪。

何速將軍、張豐隆先生和幾位臺商到機場接機。坐上該國政府為我們準備的座車，一路行來，映入眼簾的除了首都金邊市區陳舊的鋼筋水泥建築外，居民多數仍然居住草房，沒有太多的現代化設備，也沒有充足的電力供應，僅靠鍋鏟和蓄水的大水缸過著簡單的生活。

到了災區我們發現，這裏竟是澇旱並存，了無生機的一片慘象。一望無際的平原上，不是水潦澤國，便是乾旱龜裂。大澇之後緊接來到的大旱，不但造成嚴重糧荒，更使種下的稻苗漸漸枯萎，災情慘重，令人鼻酸。

長期的戰亂使得東國國庫匱乏，水利建設無法顧及，在幾次的援助行動中，除了茶膠省、婆羅勉

省等重災省份外，馬德旺省原本是該國著名的米倉，此時不但不能自給，反倒需要外來救濟。這或許是居住在當地居民所始料未及吧！

慈濟的國際賑災原則：直接、務實、尊重。為了適時給予該國緊急的援助以達務實原則，第一次的勘災中，勘災小組透過電話向本會請示後，立即決定援助二十部抽水機，以搶救日益枯萎的秧苗。在一次的援助過程中，因為勘災人員現金不敷購買二十部抽水機，張豐隆先生暫借三萬多美元給慈濟，方得以現金順利購得。

張先生深受戰禍之苦，懷疑人性，他事後表示，他將三萬多美元視為賭注，沒想到賑災團一返臺即將款項匯入他的戶頭，這使他重新肯定人性，且對慈濟慈善團體感到好奇，非但如此，其他臺商和華僑也因而樂於捐輸，共同發揮人人本具的愛心。

在東國的援助工作，可說是一次比一次艱難，光是來往災區的交通就大費周章——為免遭赤棉趁

機打家劫舍的危險，從勘災到發放，何速將軍根據紅色高棉出沒狀況，數度安排坦克保護賑災團進行發放；在空中，較遠的發放點則以軍用直升機護送；在陸上，儘管卡車後座沒有布棚遮風擋雨，也無法阻擋滾滾風沙，但師兄姊們卻毫不考慮地上了車，在狂沙飛舞的路上疾行；在水面，必須過河發放的災區，即使小小的船隻已不斷進水，師兄姊們拿起水瓢將水舀出去，繼續往前行駛。在空中、在陸上、在水面，東國動用了水、陸、空三類簡陋的交通工具，也動用了僅有的舊式坦克車，這種賑災場面是慈濟賑災從沒有過經驗的。

由於賑濟柬埔寨，使得慈濟團體有機會與東國第一總理、第二總理、內政部何速將軍、各省省長，以及臺商、華僑接觸，透過當地的翻譯，我們才知道該國政府官員將慈濟行事的高效率表現，視為該國行政改革的學習目標與效法對象。

走過那麼多苦難的地方，耳聞許多感人的故事，更親自見到苦難的現場，以及災民接獲大米便迫不及待的在一旁升火炊煮，在煮熟的飯上撒些粗鹽，便吃得津津有味，雖然米飯不是什美食佳餚，但

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聞到飯香了，他們吃得津津有味，是因為他們實在太饑餓。唯有感受過「饑餓」的人，才知白米飯的香甜。

證嚴上人曾告訴我們，人處於窮困的環境，雖然物資貧乏，但心靈上則保有那分容易知足的心境。當東國災民一領到發放的米糧，毫不吝惜地分給他們的親友，即使部分未列入濟助對象的人民到發放現場求援，在沒有多餘米糧的情況下，我們見到已領到白米的災民們同意將自己所得分出一部分，給那些需要米糧度日的受災戶。他們說：「領到援助的大米已經很高興了，分一點給別人也是應該的。」由此令我更加體會上人所謂「沒有心靈的苦難」。

我們何其有幸生長在安定的臺灣，而且在這個島上有不少樂於付出愛心的人士，每個人無論十元、一百元，積聚起來便可與天下苦難蒼生廣結善緣。透過國內外無數次的賑災工作，我也發現人性美善的一面。

